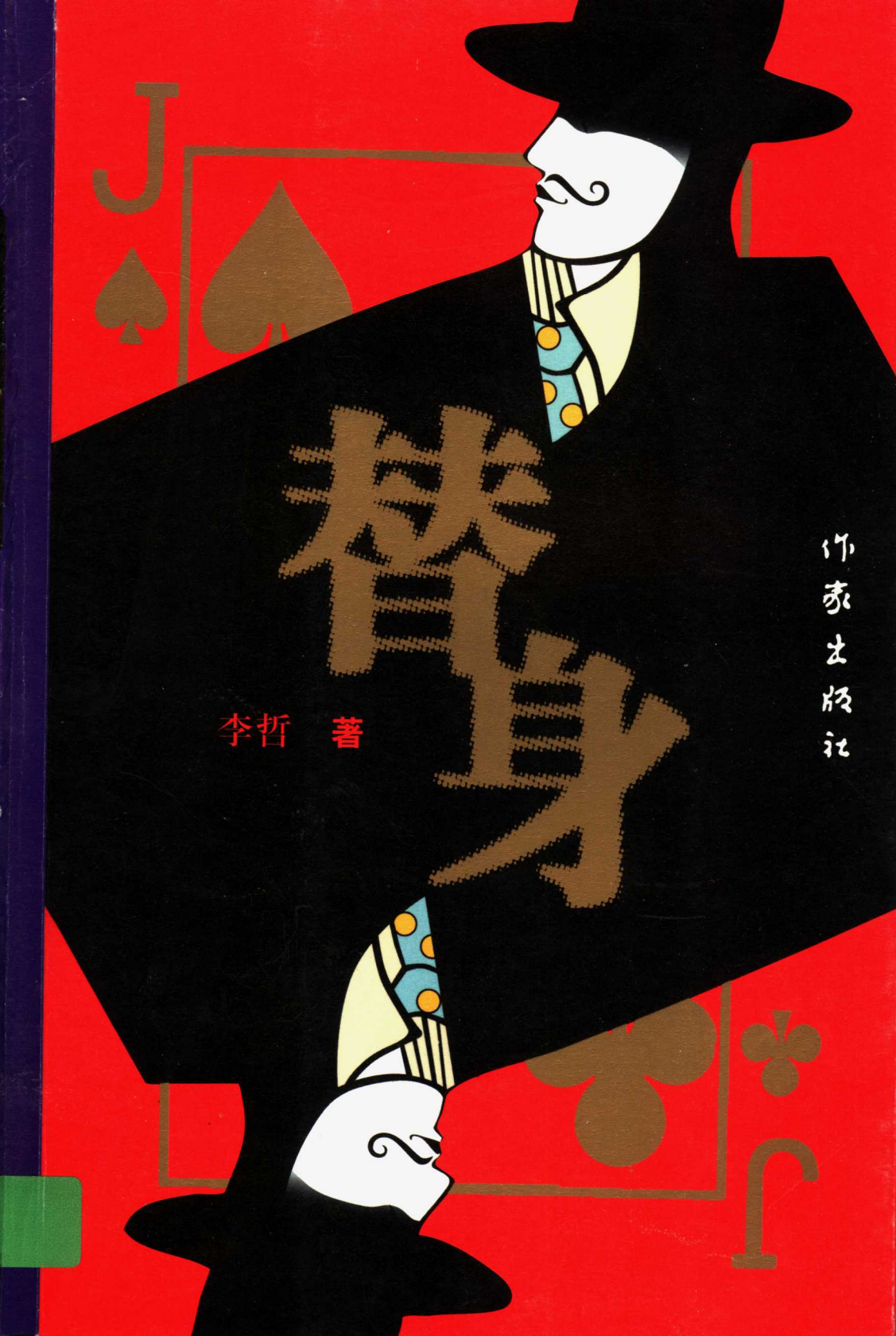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李哲 著

# 替身



# 扶身

李哲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替身/李哲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063-3684-7

I. 替…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267 号

## 替 身

---

作者: 李 哲

责任编辑: 红 雪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340 千

印张: 25

插页: 8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684-7

定价: 26.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李哲** 生于1962年3月，晋商后代，居西安、北京。1984年大学毕业，在国家某部委一科研单位工作，1988年后辞职下海，在海南、北京、西安等地经商。已出版《槛儿》《大哥》等。

不到七点，赵英武就醒了，他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他冲了个热水澡，换好衣服，打开卧室门时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妻子阿秀的卧室，门半掩着，那只纯种的黄色小博美摇着尾巴从阿秀卧室的门隙里挤了出来，在赵英武脚下撒着欢儿，赵英武不耐烦地小声说：“回去！”这只被阿秀叫做贝贝的小博美似乎并不在意主人的态度，竟把两只前爪稳稳地搭在了赵英武的小腿上，歪着脑袋，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专注地盯着赵英武。贝贝似乎在用眼神与赵英武交流着什么，它的眼神很生动。

“贝贝！”听到阿秀漫不经心的叫声，贝贝迅速离开了赵英武，透过半掩着的门，赵英武看到贝贝跃上了阿秀的床，熟练地躺在阿秀的枕头旁，伸出鲜嫩的舌头舔了一下阿秀的脸。赵英武冷笑了一声，转身下楼。

女儿惠惠已经在吃早餐了，佣人正在打扫卫生。“先生早！”佣人说。赵英武回应了一声：“早！”然后来到餐厅。“东西都准备好了？”赵英武问女儿。惠惠摘下耳机：“爸，我还以为您起不来呢。”赵英武笑了笑，说：“爸爸答应过你的事儿，怎么能忘呢。”佣人为赵英武烤了两片面包，煎了一份鸡蛋，还有一杯热腾腾的牛奶。

“先生，您还需要什么吗？”佣人问。“不需要什么了。”赵英武说。但是，赵英武并没有吃早点的意思。“余嫂，帮我沏杯乌龙茶。”赵英武望着惠惠说。余嫂不好意思地说：“先生，对不起。我……下回我就记住了。”惠惠抬起头，望着赵英武：“爸，早上起来应该先喝一杯蜂蜜水，空腹喝浓茶的习惯不科学。”赵英武笑了笑说：“适应了也就科学了。”惠惠做了个鬼脸，很可爱，十六岁花季的女





孩，一颦一蹙都荡漾着青春和活力。佣人余嫂把茶沏好了：“先生，您请吧。”赵英武双手轻捧着茶杯，似乎一点也不畏惧玻璃杯受传导过来的毫无衰减的水温。“爸，您的手真厉害！”惠惠笑着说。“适应了就不觉得厉害了。”赵英武说。惠惠把最后一口牛奶喝完，说：“爸，我妈起来了么？”赵英武喝了一口茶，说：“爸爸送你。”惠惠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我马上下来。”说完她跑上楼去。望着女儿的背影，赵英武轻叹了一口气。赵英武走到窗前，透过窗户，他看到司机兼保镖大兵已经把车停在了别墅的门口。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赵英武静静地望着窗外，很专注。“妈妈再见！”惠惠的叫声把赵英武的视线拽了过去，余嫂帮惠惠拎着行李，朝大门口走来。阿秀穿着长袍睡衣，一头漂亮的长发蓬乱着，怀里抱着贝贝，站在二层的栏杆旁，俯视着大厅。她仿佛并不在意赵英武的存在，连余光也不给赵英武一点点。赵英武打开大门。大兵在第一时间疾步走到门口，接过了惠惠手中的旅行袋。

把惠惠送到寄宿学校安顿妥当之后，赵英武就往集团总部赶。赵英武拥有的大博金国际集团总部位于燕莎的北边，那里原本是一片城市绿地。三年前赵英武通过关系硬是从绿地中切出了两亩地，盖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集团总部也由国贸迁了出来。这一招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就是带中字头的公司也未必有这么大的能量，在某些方面，大博金可能比那些公司更有优势。然而，这些优势是要花代价去维持的，通常情况下，代价的回报是正比例的，甚至是正比例的好几次方。在外人眼里，大博金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赵英武也是一位神秘的富豪，有关他和他的财富传闻，江湖上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他和他的公司背后，一定有一座巨大的靠山。

赵英武来到集团总部时，员工们才陆陆续续地上班，他能感觉到，员工们并不想跟他打照面，实在躲不过去了，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赵董早！”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开。大门的两侧笔挺地立着两位保安，这些从部队下来的战士个个训练有素，身高和形象都无可

挑剔，每当赵英武走进大门时，他们都要行标准的军礼，赵英武需要这样一种气氛，他要让每一位员工牢记，商场如战场，一旦跨入了这面大门，就一定要进入状态，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散漫。

集团总部的前台在大门右侧，大楼里一切的色彩和标志都是由美国的一家CI公司设计的，大门的正中央，是一幅赵英武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的巨幅照片，这是在一次会议上由记者抓拍的，水平很高，给人的感觉像是一次专门的恩赐。大门左侧是一面实墙，墙上威严地写着四个大字：“毋忘在莒”。

## 二

赵英武的办公室位于二层的一端，是个三间套，前室是董事长助理蒋薇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有二十几平米，右侧墙开有一门，穿过这道门就是赵英武的办公室了。赵英武的办公室很大，布置得也与众不同，清一色的明代胡桃木家具，简洁中透露着不甚张扬的威严与厚重。通顶的深灰色书架被五颜六色的现代书籍点缀过后，略显炫目，这也许就是整个办公室唯一不太协调的地方，但古色古香的整体氛围并没有因此而破坏。书架的一角有一扇不易察觉的被掩饰过的暗门，推开此门，就是他平时小憩的私密空间。

赵英武走进办公室，蒋薇已经把办公室打理得整整齐齐，他的办公室是从不让公司的清洁员进入的，前室右侧墙上的那道门是一个禁区。赵英武关上门，他想静静地呆一会儿。蒋薇轻轻推门进来，她把一个小药盒和一杯白开水放在桌上：“该吃药了。”“谢谢！”赵英武笑了笑，他毫不犹豫地把配好的药吃了下去。蒋薇拿起杯子，转身欲走。“蒋薇。”赵英武望着蒋薇的背影，那是一个极吸引男人眼球的背影。蒋薇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一双水灵的眼睛望着赵英武，职业女性的矜





持令她天然的美貌平添了几分庄重的优雅，美丽而不轻浮，这种女人在如今这个社会已经很少见到了。“蒋薇，我记得今天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唉，瞧我这记性，不如从前好使了。”“是有个活动的，中国民营企业富豪榜颁奖典礼，方总负责安排。”蒋薇说。“富豪榜！”赵英武从牙缝间挤出几个字来，“这也能称得上是活动吗？”赵英武露出一丝反感。“这也许对提升公司的美誉度有好处吧。”蒋薇兼任大博金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她对公司的口碑似乎特别在意。赵英武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记着，大博金和赵英武不能混为一谈，大博金应该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一定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概念，否则，我们的努力就落入俗套了。”蒋薇钦佩地点了点头，她从内心里认同这种价值观。“您作为这个符号的象征，有些事的确无法回避。”蒋薇说。“是啊，关键要看效果。你说老百姓和媒体对所谓富豪的看法会一致吗？还有，那些官员们又会怎么看？我觉得人们会尊重企业的财富，同样也会嫉妒个人的身价，在当今这个社会，被人嫉妒是危险的。”赵英武似乎深有感触。“到了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可能才会消失吧。”蒋薇半开玩笑地说。赵英武也笑了：“是啊，共产主义，信仰都是美好的，会让人充满希望。”“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最近您好像……”蒋薇欲言又止。电话响了，蒋薇示意自己出去接电话。

作为大博金集团的总裁，方立新也早早地赶到集团总部。他穿了套顶级的深蓝色西装，今天他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虽然这个活动的主角是赵英武。方立新比赵英武整整小了一轮，今年整三十岁，他跟随赵英武已有七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大博金集团刚成立一年他就加入了这个团队。方立新的活动能力很强，这一点正是赵英武所欣赏的，他在集团的地位也随着原始合伙人的分分离离逐步得到了提升。三年前，当最后一位原始合伙人与赵英武分道扬镳之后，方立新就正式登上了大博金集团总裁的宝座。这是个在别人眼里既羡慕又畏惧的位子，羡慕的理由不需要过多地解释，畏惧的原因却各有各的说法，其中的说法之一，就是因为大博金集团的老板是赵英武。但在方立新看来，这



种所谓的畏惧似显多余，跟私人老板打交道肯定与国企不同，在这一点上只要不含糊，就不会出大的问题。 国企的头是任命的，因此多少还要有点公仆的味道，要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境界和奉献精神，对财富的理解不能偏离大众的价值观，就是装也要装一下的，口碑是考核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而私企的老板就不一样了，方立新认为对私企的老板你一定要把他当做皇上来对待，千万不要去试图碰他至高无上的那种感觉，哪怕他的态度再诚恳。 江山是人家打下来的，能让你跟着坐就不错了。 方立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知道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从来只有官文化和匪文化之分的。 按照方立新的理解，国营企业犹如官场，走的是官文化之路，而民营企业则实属山寨，起码到现在为止是这样，走的是匪文化之路，不管你如何包装，骨子里的那个劲儿明眼人应该能看得清楚。 在这两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公司，都还不具备一步跨入工业资产阶级行列的能力，毕竟人家才是近现代社会的奠基者。 方立新认为，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必须再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按他的话讲，就是要把所谓的中国特色变为全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的符号，他曾经说过，这个过程决不会亚于一场革命，只是他方立新并不想成为一位革命党人。

方立新在办公室里整整西装领带，他看了看表，然后来到赵英武的办公室。 他朝坐在前室正在接电话的蒋薇使了个手势，径直走向紧闭着的套间门。 “老板，我们该动身了。”方立新注视着坐在太师椅上的赵英武。 赵英武没有立刻表态，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我不参加这个发布会了，你代表我去吧。”方立新露出一脸的诧异：“那……那怎么行啊？ 这可是中国民营企业富豪榜的颁奖典礼，我听说所有的上榜富豪都会到场，而您，还是重要嘉宾，不仅要接受富豪榜的荣誉，组织者还安排您发言呢，您不去恐怕不太合适吧？”赵英武冷笑了一声：“别听那些媒体胡说八道，他们是在拿我炒作，你就说我出差在外没能赶回来，谁爱发言就让谁去发好了。”方立新听了这番话面露难色：“老板，我已经答应人家了……”赵英武不以





为然地摆了摆手：“我不喜欢被人拍这样的马屁，就这么定了，你去吧，注意说话的分寸。”方立新只得从赵英武的办公室退了出来，在套间的前室，他给蒋薇做了个无可奈何的鬼脸：“哎，老板他……”蒋薇放下电话笑了笑说：“怎么，老板不参加那个会了？”蒋薇知道，为了这个会方立新的确费了不少心思，昨天他就做了安排，让总裁办的马主任把公司的两部奔驰和一部宝马开到洗车场打蜡，打算派一个小型车队去赴会的。“今天老板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活动安排？”方立新站在门口问。蒋薇摇了摇头。方立新还想再问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打住了，他看了看表：“我得赶紧走了，再耽搁会迟到的。”说完他就转身离去，却看见总裁办的马主任正站在自己的身边，马主任谦卑地小声说：“方总，车全准备好了。”方立新扫了马主任一眼：“奔驰车不去了，让那辆宝马在门口等我。”“方总，一部车够吗？”“老板不去了，你说一部车够不够！”马主任知趣地不再搭话，急匆匆安排去了。

### 三

方立新的车沿着北三环向西朝香格里拉酒店开去。此时恰遇交通高峰，一辆接一辆的各色汽车摆起了长龙，宽宽的马路被堵得严严实实，司机想掰到另一股车道，但没有成功，叹气之余自言自语道：“不会是出车祸了吧，怎么堵成这德行了？”方立新面无表情，他下意识地用手敲击着大腿。“肠梗阻！便秘！不得病才怪呢！”方立新嘟囔着。“方总，谁得病了？”司机的表情是那种讨好的夸张。“道路是城市的大肠。”方立新刚说完，司机就笑了：“方总，您真幽默！”大约走了近一个钟头，方立新的车才到达酒店的门口，方立新远远地看到这次富豪榜颁奖典礼的组织者贾谊正焦急地四处张望。贾谊是方立新的大学同学，在学校的时候贾谊就是个出色的社会活动组织者，工作后却

没有什么大作为。贾谊不甘寂寞地搞了这么个中国民营企业富豪榜，他说这是为了与英国人胡润相抗衡，他认为中国的富豪榜评选不能让外国人垄断了。方立新下了车，与贾谊握手，贾谊望着方立新，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握着方立新的手，眼睛却看着方立新的身后。“别看了，没了。”方立新说。贾谊不解地问：“没了？什么意思？”“我们老板有事儿，不来了。”听了这话贾谊急了：“赵老板不来了？这……这怎么行啊！”“人家是老板，来不来咱说了不算，你还是按计划发布吧。”方立新无奈地说。贾谊沮丧地瞪了方立新一眼：“操！你让我特别安排的会前采访我可都准备好了，几位得力的记者和专家全到了，他不来，你说这台戏怎么往下唱！”方立新玩世不恭地感叹一声：“就让我方某人越俎代庖吧。”贾谊极不情愿地望着方立新，而方立新却把头扭到一边：“怎么，不足斤两？那我可就撤了！”“你这可是釜底抽薪呀！立新，这点儿破事你怎么都搞不定呢！”贾谊懊恼地摇了摇头。“我立新不过就是个马仔，等有一天我熬成了老板，我把身体免费让你用个够！”“好吧好吧，也只能这样了。”贾谊拉着方立新走进酒店，贾谊边走边说：“先到小会议室，给你二十分钟够了吧？发布会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记者招待会，是对整个这次活动的一次集体采访。”“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留给别人说吧。”贾谊陪着方立新来到了小会议室。接受记者的采访，对方立新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贾谊做了个简单的开场白，采访就开始了。

这次采访是贾谊事先安排好的，对采访的内容和方向已经有了较明确的界定，方立新当然心中有数，他无非是把这些早已刻在脑子里的陈词滥调换一种包装重新复述一遍。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似乎很有吸引力：“大博金集团在短短的几年内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到四十多亿，是什么力量成就了大博金神话呢？”方立新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我们集团独特的当然也是超前的企业思维和经营战略理念。”方立新沉着地扫了记者一眼，“众所周知，任何一家成功的企业，包括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都无一例外地发轫于卑微，关键就在于创业者的志向





和眼光。大博金卖的不是炒货，做的不是打火机，我们的企业生产的不是一般概念下的产品，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产业的整合，是战略投资，我们要建立的是与全球接轨的价值链，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新。”那位提问的记者赞许地点了点头，也许他真的理解了。另一位记者对方立新的回答似乎不太过瘾，他追问道：“请问方总，这些新概念是如何为大博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方立新神秘地撇了一下嘴：“企业的赢利模式是公司的核心机密，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您。”这位记者接着问：“有人说大博金的财富扩张依赖两大支撑体系，即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资金市场，方总，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认可吗？”方立新沉吟了一下，他暗暗吃惊，心想这小子怎么问了这么个问题？他这是在发难，他显然把大博金当成了倒买倒卖或是圈钱的主儿了。方立新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不动声色地说：“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资金市场，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必要性，如何充分地利用金融资源，是大智慧，当然也是合法的，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老师是美国人。我认为，咱们国家现有的企业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学习什么是与国际接轨，不是表面的形式，而应该注重内在的方法，方法是知识，是价值观。”又有一位记者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贵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博力股份的大股东，对博力股价最近发生的异常波动作何解释？市面上的传言很多，可能方总已经注意到了。”方立新笑了笑：“股价的涨跌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大博金决不会参与股票的炒作。”那位记者仍然纠缠着这个话题：“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大博金会不会在适当的时候出面干预博力股价？贵公司有什么办法抑制股价下跌？”方立新摆出一副世故的样子：“这个问题嘛我不能轻易表态，我想董事会应该有一个成熟的并且是合法的行动方案的。”方立新话音刚落，另一位记者就把话题转开了：“方总，我们知道贵公司是做房地产起家的，今后房地产还会是贵公司的主营业务吗？还有，贵公司确定要进军物流产业，听说贵公司

还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方总，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方立新望着这位记者，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干咳了一声，挺直了腰板，大声说：

“首先，大博金决不会退出房地产；其次，我们进军物流产业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要打造中国的物流航母，目标沃尔玛，挺进500强！”

贾谊看了看表，示意采访结束。在一片喝彩声中，方立新跟着贾谊走出小会议室。“你小子快修炼成佛了！”贾谊说着把一张报纸递给方立新，“瞧，著名经济学家杜邦教授也让你小子给买通了，杜教授说从全球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博金的理念是有说服力的，作为新时代民营经济的代表，大博金对资本与产业的整合的确树立了一面旗帜！看来现在这些教授也不惜墨如金了，告诉我，这篇文章你给了杜教授多少钱？”方立新瞪了贾谊一眼：“猥琐！”贾谊不屑地说：

“我猥琐？”方立新拍了拍贾谊的肩，像是把一切都看透了：“口碑是什么？舆论的作用不就是口口相传吗？扒掉这身皮，亿万富翁与叫花子能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五脏六腑！”方立新又缓和了一下语气：

“贾谊，别嫉妒了，其实做企业挺不容易的，你不也盯上了富翁的口袋吗？世上没有一尘不染的钞票，别让手上的细菌钻进肚子里就行了，放心吧哥们儿，赵英武不来，那笔赞助费我照掏！”

## 四

赵英武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一本厚厚的卷案，小四儿敲门走了进来。小四儿的爷爷与赵英武的父亲是拜把子兄弟，父亲生前两家人常来常往，小四儿就如同赵英武的亲侄子一般，两年前退伍回家的小四儿来到公司。小四儿把一张纸条递给赵英武说：“二叔，情况就是这些，全写在上面了。”赵英武接过纸条，边看边说：“四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在公司不要叫我二叔。”小四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瞧我这





记性，今后一定改！”赵英武把纸条放在桌上，抬起头望着小四儿：“去吧，好好工作，你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更严格，多干事，少说话，与工作无关的话一句都不要说，不要问，记住了吗？”小四儿虔诚地点了点头：“我记住了，不该说的话我决不会乱讲的。”小四儿说完，轻轻地转身离去。赵英武拿起纸条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放进了抽屉里。他沉思了片刻，用内线电话通知蒋薇把财务总监汪含叫来。汪含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在大学同学张晓的鼓动下抛弃铁饭碗，一起来到大博金集团的。张晓现任大博金集团的财务部经理。说到下海的理由，连汪含自己都讲不太清楚，他在做出决定之前唯一感受到的只是一颗在书生气十足的表相里无法抑制的萌动着的心。“赵董，您找我？”汪含来到董事长办公室。赵英武对他手下的这批专家还是相当尊重的，技术型人员与管理型人员是不同的，主要是指他们内心的感觉。“小汪，会计师事务所姚主任要的材料准备好了吧。”“正在准备，再落实几个数据之后就可以送过去了。”赵英武笑了笑：“好吧，时间抓紧点，别耽搁了博力股份出年报。”汪含点了点头：“好的。”赵英武沉思了片刻，说：“还有一件事儿，捷中集团你听说过吧。”汪含想了想，说：“是不是刘力鹏的那个捷中？”“没错，捷中的老板就是刘力鹏。”赵英武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他和汪含并排坐在办公室一角的并不舒适的胡桃木方椅上。赵英武告诉汪含，他得到了可靠的消息，最近刘力鹏遇到了一些麻烦，可能要出手东区的那幅M5地块。他说M5可是块宝地啊，他让汪含跟捷中集团侧面接触一下，把这块地的情况摸清楚。汪含领命之后就离开了。蒋薇走了进来，“中午有应酬吗？”蒋薇关切地问。“今天我哪都不想去，叫一份外卖吧，黑椒牛柳套餐，味儿要重一些。”赵英武淡淡地说。“总吃这种套餐，恐怕……”蒋薇话未说完，赵英武的手机响了。蒋薇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等着赵英武接电话，她通常是不必回避赵英武的。“香港的董老板又来电话了。”赵英武像是自言自语，蒋薇看得出来，赵英武是不太情愿地按下接听键的。“最近可能不行……先缓一缓

吧……不，我不会放弃……当然，肯定要继续合作下去嘛……再见。”

蒋薇听到的是这些只言片语的回答。赵英武挂掉电话正想跟蒋薇说什么，手机又响了，赵英武无奈地笑了笑，这个电话是集团房地产公司的石总打来的。“喂，小石啊……什么？……郭行长那里我已经说好了，你抓紧时间准备资料。让财务部张经理全力配合……对，……动作要快，不要影响了施工进度……还有，营销方案再做细点，可以请境外的公司参与嘛……对，对，不要怕别人赚钱，你应该懂得一加一大于二的道理……你先谈吧。”赵英武把手机扔在桌上，“去把张晓叫过来。”赵英武对蒋薇说。蒋薇转身欲走，办公桌上的座机又响了，赵英武不胜其烦地皱了皱眉，蒋薇说：“我到外面去接。”

财务部张经理很快就来了，他把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恭恭敬敬地呈给赵英武，赵英武接过报表，放在桌上，他似乎对这个报表不太在乎。

“小张，你马上跟房地产公司的小石联系，有一笔贷款业务需要集团财务部配合，是郭行长那里的，要抓紧，还有，你把全集团的负债状况整理个详细的报表，明天上班之后给我。”张晓答应着，没有多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去。

赵英武似乎心事重重地在想着什么。

蒋薇接完电话，又走进赵英武的办公室，“还是那位晨报记者简华，真讨厌，每天几乎都要打一个骚扰电话，竟然想独家采访您，太不自量力了。”听完蒋薇的牢骚，赵英武思忖着：“简华？那个很执著的女孩。”赵英武突然换了副平和的口吻，“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竟没把我们大博金的董事长助理和新闻发言人放在眼里，她这是在干什么呢？”蒋薇轻蔑地哼了一声：“真可笑，还美其名曰出于一个记者的本能和职责，我看她是太想出风头了。”赵英武笑了笑，说：“可以理解啊！干他们那一行的压力很大，平庸是会被淘汰的，出不了风头就被风卷走了。”“她也不想一想，独家采访怎么会轮到她！就是再克隆一个您也轮不到她呀！”“克隆？”赵英武诧异地望着蒋薇。“您这么忙，如果真能克隆一个您做替身那该多好啊！”蒋薇调皮地笑着，





她平时经常会恰到好处地在赵英武面前开一些玩笑。“克隆？替身？有意思。”赵英武笑着说。“科学技术真要是发展到那一步……嗨，我又在这瞎想了。”蒋薇的脸上挂着天真的稚气，有时当蒋薇与赵英武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蒋薇发现赵英武并不总是一种表情，她想，作为老板，天天板着脸其实应该是很累的。赵英武欣赏蒋薇也许正在于此，调节气氛就是一种积极的休息。赵英武需要这样，他在蒋薇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女人的精神上的抚慰，这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快感，这种快感通过一个并非刻意营造的场，渗透进他的情感中枢，令他享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他从未在阿秀那里得到过。

蒋薇出去定套餐了，赵英武的心又平静下来，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发黄的图片，仔细地端详着。他又把小四儿送来的纸条拿起来，他紧锁眉头，似乎要做出什么决定。片刻后，他毫不犹豫地抓起电话：“立新，你马上回来，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你去办。”

## 五

方立新接完电话就跟着贾谊从新闻发布会现场往外走，方立新玩世不恭地睥睨着贾谊：“哥们儿，你这个发布会组织得可不怎么成功啊，我看今天到会的几乎都是富豪们的代表，幸亏赵英武没来，否则……”贾谊沮丧地哼了一声：“中国的这些富豪们这是怎么啦？都什么年代了，对财富还如此讳莫如深，看来我们的责任还很重啊！其实财富和荣誉应该是对等的。”接下来的记者招待会就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举行，但显然已经没有了招待会应有的那份庄重，事先预设好的集体采访变成了点对点的窃窃私语，如果没有酒店辉煌的灯光和富丽的装饰以及衣冠楚楚的人们的映衬，就和劳务市场雇主与民工之间的讨价还价没有什么区别了。很显然，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白领之间的交易。方立新



看到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给记者们发红包。“你的确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方立新戏谑地说。贾谊世故地笑了笑：“各取所需吧，如今这个世道还是别玩儿虚的好，内容重于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吧。”两人说着就走出了会场。“你也学会追逐功利了。”方立新继续调侃。贾谊却叹了口气：“我真不明白，那些富豪们的含蓄是一种境界呢还是心存恐惧，想脱俗可又脱不掉，清高和世俗同台献艺，可悲啊！赚钱的时候什么都不怕，赚到了钱胆子就小了，财富也变成了一种隐私。”方立新望了一眼贾谊：“财富的属性有两种，一种是属于社会的，怎么吹都行；另一种是属于个人的，个人的东西当然是隐私了。如果说到赚钱，方式自然有很多种，其中包含着秘密和隐私，赚钱和赚到了钱，前后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贾谊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对方立新的话表示出了认可，片刻后他又有点儿愤愤然了：“我呀，非把那些富豪的心态拧一拧，接下来我要对那些富豪进行追踪报道，如果其中有一位不幸变成了问题富豪，我还得让他上榜！”方立新突然放声大笑，他没想到当年在学校豁达热情的贾谊竟被社会蹂躏成了这样：“贾谊，你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暧昧了？别忘了，你的身份可是社会的良知，是正义的化身。”“什么暧昧！我心里才是最坦荡的，你敢说我不是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吗？”贾谊反驳道。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从后面急速赶了上来，她堵在了方立新面前并递上一张名片：“方总，我是晨报记者简华，您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方立新被动地接过名片，他看了一眼干练的简华，喃喃道：“晨报记者简华？……对不起简小姐，我有急事，改天再跟你联系，好吗？”简华则穷追不舍：“方总，我现在只问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我而且是广大的读者深感困惑但又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从大博金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测算，当然是专家的测算，全部的利润不超过两个亿，那么大博金四十多个亿的资产规模是怎么来的？大博金真正赚钱的业务究竟是什么？”又是这样的问题！方立新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企业产生的利润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资产扩张的规模。”方立新的语气很生硬。简华不在乎方

